

弄斧集



年臘梅著

弄斧集（小品）

封面設計：葉樹勛

作者：年臘梅

出版者：歌詩麗

版次：一九九一年十月初版

印刷：大眾攝影廣告有限公司

規格：三十二開

定價泰幣六十銖

序

胡惠南

許靜華要出版另一本集子，書名叫做「弄斧集」——這本「弄斧集」是她的第幾本集子？我記都記不清，反正作家時常有新集子出版，總是好事，正如商店老板的貨如輪轉，多多益善！

我極愛讀許靜華的文章，作者以日常生活週圍的瑣事為題材，着墨不多，却寫得非常「迷你」，以愛的人生觀為基礎，透過教育的層次，輕鬆中帶着感情。我最欣賞書中那開口「洛得篤」的醋娘子，她的醋勁，是陳年老醋，既尖酸，又刻薄，豈止無理取鬧，簡直潑婦罵街！

大凡古今中外，醋勁發得兇，發得狠的女人，便相對地越發的顯得大男人的尊嚴和威風，我真羨煞那醋娘子的唐姓先生。

醋勁强的女人，不但要深得醋的三昧，而且細胞裏尚須生成幾分的天才，庶幾能掌握住稍縱即逝的時機，該發則發，該收則收。發則風雷皆動，山河為之變色；收則四海昇平，六脈於茲調和——乃所謂收發自如也。

觀乎醋娘子的一陣河東獅吼，「洛得篤」之輩固然從此銷聲匿跡於無形，不復再來領罵，即使那些非是「洛得篤」的「你是我丈夫的什麼人？」的那些人，則一個個都早已「驚破胆」，視那電話號碼為「兇碼」。如今，電話鈴聲靜則靜矣，醋娘子的先生從此與這世界的距離又拉遠了不知幾許？

——普天下的醋娘子們倘若願多讀幾篇這一類的文章，接受一點教育和啟發，肯定這個世界於你於我都會更加美好和值得讚戀。

目錄

序 胡惠南

一	錯投逆旅
三	我的先生會寫稿
七	獅子大口一新寡
九	妳是我丈夫的什麼人？
二一	死了丈夫好開心
二三	表嫂
二七	開明的老太太
一九	打網球
二三	阿旺的下場
二四	請你給我一個「桶」
二六	海外良緣
二六	袈裟底下有個籃
三〇	表錯情
三三	第二次發育

三五	求財心欲靜
三七	政客與愛情
三九	且數婦女類型
四一	老人是一寶
四四	好母親
四七	母親的願望
四九	母親的悲與喜
五一	羨慕
五三	且說時髦
五六	何必時髦
五九	再說時髦
六一	阿Q精神
六四	洩氣軍師
六六	何不裝扮得更年輕
六九	偽裝離婚

七一 男子若肯理家務

七三 說名氣

七五 關於講粗話

七七 女人與刀

七九 寂寞？

八一 你寂寞麼？

八四 你有送賀年片的習慣嗎？

八六 新春說拜年

八八 你沒收孩子的紅包嗎？

九〇 閑話清明

九二 世人多怕「紅白事」

九四 通電話的形形色色

九七 電視的世界

九九 家無錄影機

一〇二 中國人的愛情

一〇四	利用時間
一〇六	公車上的婦人
一〇八	搶座位的男士
一一〇	賴車票的紳士
一二二	怕死勿坐三輪車
一二四	幼稚園和托老所
一二七	安排後路
一二〇	亦說名校
一二二	同化
一二四	我需要一頓羅曼蒂克晚餐
一二六	訓女篇
一二八	女兒今年十七歲
一三〇	佔便宜的矮姐
一三三	人不可貌相
一三五	我剪了一頭戴安娜髮式

一三七	大權在握的女人
一三九	路可拾遺
一四一	速成婚姻
一四三	影迷之戰
一四四	母愛
一四六	何喜之有？
一四八	天真
一五〇	小男孩的英雄本色
一五三	年青人當心的腳步
一五五	突破宗教的藩籬
	魯班門前弄大斧

錯投逆旅

記得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吧，那時候還沒有家庭拖累，熱情到了不得，一心只想爲群眾服務，教小組不收費還不打緊，碰到窮苦學生還得送書本，簿和鉛筆。甚至於衣服……。

有次，和最親密的女朋友佩姐，同到內地教書，路門生疏，兩個女孩子亂闖一場，到達H埠，已是日晚，要找朋友怕發生意外，于是，只好找旅店暫住一宵再說。

佩和我都不曾遠行，對於旅店的高低級全無經驗，一心只想住最便宜的便算。佩告訴接載我們的三輪車夫，送我們到房租最低的旅社去。

三輪車夫倒還聽話，把我們送到一家規模不大的旅店，我和佩在櫃頭詢問清楚，租金是一晚二十銖，天一亮我們就走，侍役把我們帶到左旁一個小房間，陳設十分簡單，地面一張睡床，兩個枕頭，兩隻木椅，一個茶壺放在靠牆的小几上。

我倒在床上，聞着枕頭發出來的臭霉味道，想起臨走時母親對我說的話：

「在家千日好，出外朝朝難……」

我嘆了一口長氣：「唉！這睡床的氣味真難受，又臭又霉……」

「我的好小姐，要享受就別說我要爲人民服務呀，才住一晚，明天我們就走了，忍耐點吧。」

當我們倆個在談話的時候，突然隔房牆上伸了一個男人的頭來，對我們打招呼道：

「喂，一晚多少錢？」

「二十銖。」

佩爽利地答，隨後又白了那男子一眼：「真沒禮貌，多少錢與你何干，爬上牆頭來問。」

「我……有意思要交易呀，當然有權可問囉。」那男子對着我和佩傻氣兮兮的。
「什麼？我們住的是；野……店哪，那該死的三輪車夫！」我的心跳得十分厲害。

「趕快收東西，走……」佩當機立斷，立即動手收拾行李。
我們慌張地衝出那該死的旅店，在街上亂闖，直鬧至深夜才摸到朋友的家裏。

我的先生會寫稿

曼谷有多少人會寫文章？喜歡寫文章？我不知道。但是，最近以來，外子忽然動了雅興，熱愛寫作起來。

秦先生的幹勁是驚人的，有時半夜失眠，他會爬起來，扭開電燈，寫個通宵，到了天亮，面青唇白，昏倒下去，害得一家大小心情不安。趕快沖了人參精、鮮乳、雞蛋。服侍他一整天，一家人少不得勸他一番。

「你還是別寫稿吧，稿費沒幾個錢，累得大大小小要服侍你，又是鷄精，又是魚鰾，實在不和算……」

「我要寫，我不是爲錢，我要出名，我……是一時烏暗眩，過兩天就好。……」

秦先生有氣無力的，堅持要寫稿。

秦先生近視眼一千多度，做事又胡塗，東西亂放，到了寫稿的時候，他的架子就

來了。

「喂！誰拿走我的剪刀？香糊在那裏……」他高聲呼叫。

於是，一家大小都幫着他找。

「這不是剪刀嗎？」剪刀原來就放在他的面前，是他自己把一份英文報疊上去的。

「香糊也在這裏，是爸爸吃了香蕉把香蕉皮丟在桌上。給蓋上了，自己不看好，只會嚷！」兒子不高興的咕嚕着。

「好，好，有在就好……」他笑開了，又剪又貼。把個餐桌弄得盡是紙屑，又滿是香糊，難看得不得了。

「阿細，阿細呀，猛猛下來，替我找前天的曼谷郵報，叫你媽媽拿一卷稿紙給我，我要寫稿。」我們母子數人正在欣賞電視劇「浮生六劫」，秦先生的架子來了，又大呼小叫。

「興頭都給爸爸攪散了，人家正看到緊要關頭，他就要找報紙了……真是……小女兒瞪着一雙三角眼，嘟囔着。

於是，一個爲他找英文報，一個爲他送上稿紙。他自己金刀大馬的坐下來。寫不上兩行，又罵起人來：

「他媽的，這枝鬼筆怎麼才寫幾個字就沒有墨汁了，喂，誰有原子筆，拿一枝來給我……」

「又來了，又來了，」小女兒站起來拿筆給秦先生，少不得又瞪了她父親一眼。爲了他寫稿，弄得一家大小坐不安穩，家中每一個成員都要服侍他，他要什麼，你得馬上爲他送到，否則，他就要發脾氣罵人。

有時候，我正在廚房洗魚洗菜，一雙手掌油膩膩的，忽然電話鈴響了起來，我馬上洗好手，去接電話。

「電話啊了這麼久，你究竟去那裏？」秦先生不高興的聲調從電話筒飄過來。我也沒好氣的回道：

「有什麼，趕快說，我正在剝豬肉呢，你以爲我去會情人麼？」

「不要忘記把我寫好的稿子送去報社哪！」

「神經，成天稿子，稿子……」

我立即把電話掛上，只不過爲了一句話，害得我丟下廚房工作，又洗了一雙手，真是神經！

星期天，我正想好好讀一下報紙，正在寫稿的秦先生突然又下了命令：

「你替我查一查資料，鐵道機構的創始人究竟是公摩萬，還是公摩拍。」

「我怎曉得是誰。」我真有些光火，「你最好還是別寫稿吧，免得一家人都被你累死！」

「查一查嘛，你是幹資料室的，比較熟。我記得在去年×月的×版上！」

就這樣，我花了很多時間，爲他查出公摩拍親王的史蹟。

昨天，我正在樓上收拾房間，電話鈴又響了起來，只好趕快走下，接起聽筒一聽，又是我們的秦先生。

「喂！我放在飯桌上的那篇稿子，大概在內文一半以下。其中有四個字不甚妥當，你替我改一改。」他總是用命令的語氣對我說的。

「我怎知你要改那四個字？而且，你的文章都是洋洋萬言的，我懶得看，這樣吧。等你下午回來自己再查一次、自己修改更好。」

「不能，不能等到下午，你等會就得替我送去報社，太遲編輯就沒稿子可發了，啊！我想起來了，那四個字是——威風凜凜，你把它劃掉就行了。」

「好吧，」我掛上電話，嘆了一口氣，想不到我這麼慘，我自己的工作已夠忙了，還得花半個小時爲秦先生看文章，爲他塗掉四個字，如果他繼續寫文章下去，不知還有多少事件來麻煩我呢！……

獅子大口一新寡

近來患了恐懼症，怕會見某些人，特別是女人，有兩個曾經和我要好的女人，一個是女朋友，另一個是親戚。

且說女朋友琳琳吧，她今年已經五十歲了，正是半老徐娘，風韻猶存，不幸三年前死了丈夫，她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家境優裕，不愁吃穿，說句缺德的話。正所謂：「飽暖思淫」。每次見面，她總是纏着我說：

「好大姐，自從我家老伴死後，我非常寂寞，孩子們各自找愛人去了，沒人理我，看電影沒人陪，行街少伴兒，偶爾到內地旅行，看到樹木花草，對情侶攜手細語，我就會情不自禁的想起再找個伴兒，亦交遊廣，朋友多，替我介紹一個情人吧。」

「算了吧，妳今年已屆五十，還想找什麼情人？這個念頭最好讓給年青人。」我心平氣和企圖說服她。

「怎麼？五十又怎樣？難道人老就沒有情感麼？妳看，我的臉皮是不是比我的年紀輕？我的頭髮也黑油油的。」琳琳顯得不服氣。

「好吧，既然你不聽良言，妳又想找什麼樣人材才合適呢？」琳琳的天真使我一心只想笑。

「我的條件是：六十左右歲的男子，要受過高等教育的，要有家當，並且必須是死了老婆的才好，他才有時間帶我去旅行，看電影，逛百貨公司……」她講話的姿態就像卅年前我們剛認識時一樣。

我的天！琳琳獅子大口，居然要尋一個「富，雅，賢」的老紳士。我聽着氣極，不客氣的頂道：

「妳最好到北革是唐耶神經病院去檢查頭腦吧，一個死了老婆，家資富足，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士，他會找上妳這個五十歲的寡婦？他還得蒙上勾搭某人的母親的罪名，難道他不會花錢去找一個卅，或四十歲的老處女來做續絃？他再傻也不會這麼做！」

「唔……也許，有些男人喜歡寡婦也說不定，妳代我多多留意吧。」琳琳仍然不死心，死命的囑咐我。

每次見面，她總是「情人」長「情人」短的，我怕了她，再亦不敢找她了。

妳是我丈夫的什麼人？

我抱着一大堆報紙，正在「寒窗苦讀」，又剪又貼。突然，電話鈴聲大響，接起了聽筒，原來是老同事江先生，他問我，爲什麼很久不撥電話找他聊聊。

我告訴他，我已好久不撥電話給男朋友了。

「爲什麼？……」他覺得奇怪。「妳根本就不像一般女人，幾時有「門戶之見」？我對着聽筒說，我被一個女人罵怕了。」

「是誰？敢如此大膽，告訴我，我向她交涉。」

我經不起江先生再三纏問，也不願公開那女人的姓名，却把經過全盤吐出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

我已記不起是什麼日子，有一日，我撥電話給一位唐姓的男朋友，我們是多年老友，但他的太太却不認識我，那天他不在家，由他的太太接電，她聽見我的雄鴨聲，